

院藏彩繪本長江地理圖

盧雪燕

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
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清古輿圖數量極多，為餉觀眾，自二〇〇八年至今，已兩次舉辦特展，其中長卷裝，濃筆重彩，繪製精細的〈長江地理圖〉兩度展出。然因展出空間有限，圖卷無法盡展，觀眾亦不得窺得全貌，相當可惜！筆者近年從事「故宮明清輿圖文獻類資料庫」之建置工作，深知此圖之內容豐富，精彩絕倫，是少見的清代早期長江中下游圖卷之一，是以藉《故宮文物月刊》園地，再次邀請讀者共賞此圖。

〈長江地理圖〉（圖一），絹本彩繪，長卷裝，畫心縱六一·五公分，橫一四二五·五公分。（註一）全圖主述長江中、下游九江至鎮江間的江防軍事設施，兼繪長江江面及南北兩岸的河、湖、城池、聚落、古蹟、廟祠、墩臺、驛站、港泊等自然及人文景觀，密密麻麻，相當壯觀。圖中南北兩岸鎮江府、談家洲，瓜洲城之間，以及東西方向長江水域焦山和金山之間的長江段描繪更加豐富，攔江纜、攔江簾，戰船、指揮站房舍、瞭望塔、烟墩、炮臺等軍事設施，以及奔馳在南北江岸騎兵，陸地上整裝

肅立的戰士，江中的戰船，駱駝、黃牛、兩輪板車等形形色色，躍然紙上，似乎訴說著一場戰事即將發生。繪者如此大費周折地描繪此長江段，意欲為何？是軍事操演？還是實戰描繪？以下從甘肅博物館收藏的〈長江江防圖〉說起，並以「談家洲」長江

江防圖說起，並以「談家洲」長江



圖一 長江地理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談家洲一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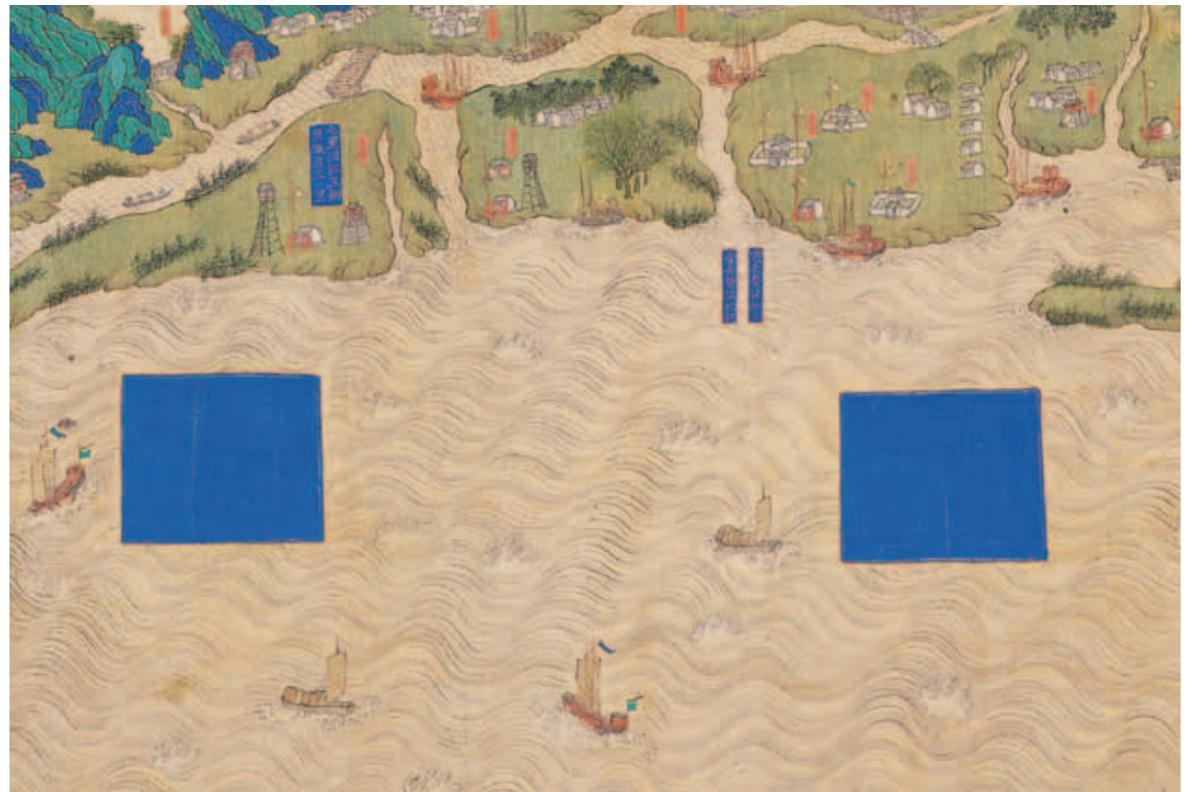
段爲主述內容，探究此圖。
 從〈長江防圖〉談起
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之〈長江防圖〉，早在十餘年前，就由秦明智、林健兩位學者合撰〈甘肅省博物館清順治〈長江防圖〉〉一文，予以披露。二〇〇六年，甘肅省文物局將此圖收入《甘肅文物菁華》一書中。秦、林文中僅附黑白縮影，識讀不易，而《甘肅文物菁華》附圖，也只是「談家洲」長江段局部彩圖（圖二），以秦、林合撰論文中所附的十餘幅黑白縮影，比對故宮的〈長江地理圖〉，初步判定兩圖之間不論構圖、描述範圍、繪畫技巧等皆極其類似，故必有一定的關連。然而進一步就《甘肅文物菁華》一書中的「談家洲」局部彩圖，比對院藏〈長江地理圖〉「談家洲」長江段時，卻發現也不盡然相同，再加上〈長江地理圖〉江面上所繪九處寶藍色大型方框「榜題」，不但少了「金書」，「榜題」也比〈長江防圖〉的十一處少

了兩處（按其位置應是九江營和南湖營），地名註記長條方框底色亦有紅、藍色之別，因此初步推測兩圖雖有關連，但繪製時間點則不見得一致。（圖三）
 秦、林兩位學者認爲〈長江防圖〉應該就是順治十六年，清初曾任提督操江兼安徽巡撫的蔣國柱（？—一六六八），爲防患鄭成功（一六二四—一六六二）謀犯內地，在進行修葺煙墩、砲臺等防禦性工程之後，所繪陳的那一幅「長江形勢圖」。倘若無誤，那麼故宮藏的這一幅〈長江地理圖〉的產生背景，也可與鄭氏進攻長江的歷史事件有所關連，或者是後來以〈長江防圖〉爲底本所繪製的圖本之一。由於本文旨在介述「談家洲」長江段的「景」、「事」、「物」，並依此初步推測圖的可能年代，因此不對〈長江地理圖〉與〈長江防圖〉的關係多作討論，但誠如前述，兩圖有一定的關連性，而〈長江防圖〉的確又註有〈長江地理圖〉所欠缺的文字說明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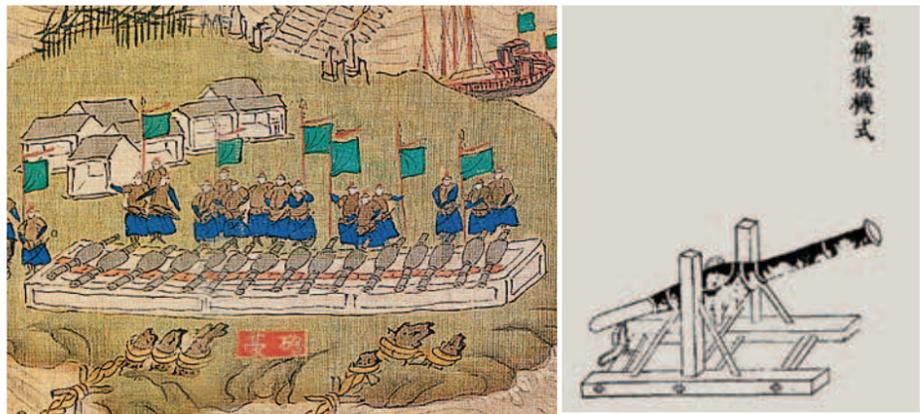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在介述〈長江地理圖〉之「談家洲」段的同時，仍需借用部分〈長江防圖〉的內容，方能正確地描繪出該長江段的清晰輪廓。
 「談家洲」長江段
 談家洲，位於丹徒縣西北六里，長江下游沙洲，是長江防禦體系的重要軍事據點之一，向稱爲鎮江府外護，與瓜洲隔岸遙遙相望。本文所指的「談家洲長江段」，大致以談家洲爲中心點，往南至鎮江府，往北至瓜洲，往東至焦山，往西至金山的一塊包含陸地、水域的區塊。不論是〈長江地理圖〉，或是〈長江防圖〉，談家洲都是圖卷內最爲精彩豐富的一段畫面，不但江面上滿布著插綠旗、載兵士，且成陣排列的舟楫，大開口與談家洲之間，還橫互著巨型攔江障，再往北，談家洲與瓜洲城南江岸，更設有攔江纜三道，相當醒目。而除了江面的舟楫之外，陸地上也繪滿著藍色衣褲、棕色鎧甲，或是著藍、綠、棕單色衣褲，未著鎧甲的大



圖二 長江防圖 局部 談家洲一帶 甘肅省博物館藏 引自《甘肅文物精華》



圖三 長江地理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繪有寶藍色大型方框「榜題」，但無「金書」。



圖四 〈長江地理圖〉(圖左)所繪之火炮，銃身前細後粗，狀似由葡萄牙等國傳入的佛郎機炮(圖右) 引自明茅元儀輯，《武備志》卷122

港汛、龍王港汛、新港汛、朱明港汛、深港汛、沙河港汛等六汛，凡五十六里。據史籍記載：秦漢時代一里相當於現代四一五點八公尺，清光

緒時訂為五七六公尺，自民國十八年(一九一九)後訂為五〇〇公尺。就此推算，這段軍事頻繁地區範圍不算太大。在這範圍不大的區塊之中，「士兵」、「舟船」以外，「炮臺」、「火炮」、「馬匹」、「攔江纜」、「攔江籬」、「駱駝」、「黃牛」、「推車」等將畫面妝點得相當熱鬧。先談炮臺與火炮。〈長江地理圖〉炮臺共三座，三座在瓜洲城外，總共置放火炮十七門：談家洲上有一座，安置火炮十五門。按圖繪，火炮銃身前細後粗，狀似由葡萄牙等國傳入子母管配用火炮——「佛郎機炮」。此種外來火器，分母管和子管，母管為發射炮管，而子管則是裝填好彈藥的子炮，用火繩點火發射，可以用作艦炮使用。明中葉以後，軍器局和兵仗局早就仿製了很多不同規格、樣式的佛郎機炮。清代軍隊是不是沿用這種火炮？實際上，清順治十四年，仍有使用「佛郎機炮」的紀錄(註)，因此，推測本圖也是清順治間所繪，實際上是說得通的。(圖四)

再談攔江纜、攔江籬。順治年

批兵士，這些兵士，絕大多數成排隊形，舉旗站立、策馬奔馳者兼而有之，看似正在進行某種軍事操演，而指揮官所在，應該就是鎮江府和瓜洲城外，以米白色藏式帳篷為護衛的藍白相間蒙古包型帷帳。此外，談家洲西側偏北，瓜洲城東南一帶的砲臺，瓜洲城西的駱駝、黃牛，及雙輪推車，亦頗引人矚目。

上述文字大致已清楚描述談家洲段景觀，然按圖附註文，此段在長江防衛體系之中，分屬「巡江營」(南岸)和「瓜洲營」(北岸)轄守。〈長江江防圖〉的金書大榜題謂：「巡江營駐鎮江，為浙閩要津，與瓜洲相對，外連海洋，寇逆竊發，水陸易犯。臣相度要害，擺列大炮，製造木筏，預備勦擊。本營見設沙梭船二十二隻，官兵四百六員名，及瓜洲調防官兵分派防禦。」「瓜洲營汛為江南內戶，南北咽喉，近海氛竊發，每圖窺犯，特增設大炮，製造攔江大纜。本營原設船兵，並抽調操、撫兩標兵馬共二千餘員名，共戰船八十餘

隻，操練防禦。臣遇有警急，復調度隨標官兵，移駐瓜鎮，相機追勦。」明隆慶間(一五六七—一五七二)成書的《江南經略》卷六也說，巡江營設有指揮一員，領江操船隻，分作二支，一支守焦山，一支守金山，也是以談家洲為中心的東、西兩個守衛點。兩支分番出哨，向北至瓜洲、儀真，可防江寇；南達圖山、安港，則防海寇。至於瓜洲營，設置時間晚些。乾隆九年(一七四四)刊《江都縣志》卷九〈軍政〉提到該營應設在清順治間，主要功能在防守沿江營衛，與管轄馬步兵丁。防守城池汛地的揚州營各有司，不相統攝。由此可見，巡江、瓜洲二營，地處下游江防重心，兩營互為犄角；自明以來，便是防江寇與海寇的重地所在，布置機宜是合情合理的。更何況清初明朝殘餘勢力尚存，明將張名振(？—一六五六)、張煌言(一六二〇—一六六四)等曾在順治九年(一六五二)至十六年(一六五九)之間，幾次進攻長江，還一度登上金

〈長江地理圖〉的圖繪年代

北岸瓜洲營和南岸巡江營遙遙相對，此區段的範圍按〈長江地理圖〉所示，巡江營轄汛西自「樂亭港汛」起，往東依序有「七里港汛」、「師姑灘汛」、「斗門港汛」、「東馬頭汛」等五汛，防線長六十五里。瓜洲營所轄汛地，自西向東依序是沙

間，對於鄭成功軍隊的屢屢進攻，清軍自然有所防備，順治十六年，操江巡撫蔣國柱上疏陳奏長江布置機宜，曾提到在談家洲以北置「巨纜」橫江，以南置「木牌」截流，「巨纜」是否就是繪在談家洲與瓜洲城南江岸，註為「攔江纜」的那三道條巨索，而「木牌」指的是「攔江籬」？清初江日昇(生卒年不詳)所撰《臺灣外紀》卷十，對於鄭成功進攻長江，提到清軍使用「炮臺」、「滾江龍」、「攔江壩」、「木浮營」來抵禦，而鄭軍進攻時亦曾為「攔江壩」所阻，除了「炮臺」之外，「滾江龍」、「木浮營」、「攔江壩」究竟指的是什麼，與圖卷繪註的「攔江纜」、「攔江籬」是否同為一物？按江氏的解釋，「木浮營者，用大杉木結排，另用木圍柵，內架大炮十餘門，從上流壓下，船過之，一擊立碎。」而「滾江龍」、「攔江壩」，雖未詳釋，但鄭軍進攻的情節裡卻一再提到：

六月十四日，成功至焦山，時有鎮江操江軍門朱衣佐，雖然防範，不



圖七 〈平定回疆圖〉之〈呼爾滿大捷圖〉 平圖021240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繪有五隻駱駝馱大炮。



圖五 〈平定粵匪圖〉之〈攻破田家鎮收復蕪州圖〉 局部 平圖0212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繪「賊攔江船陣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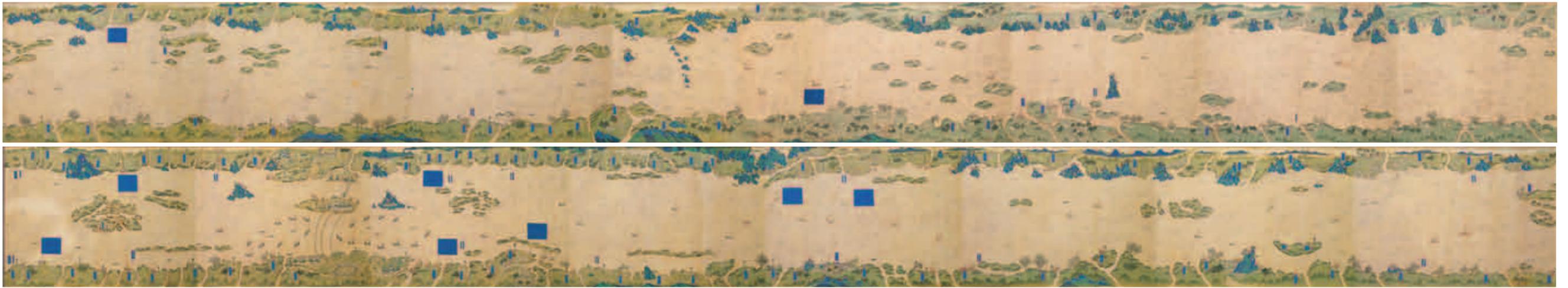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六 清 長江地理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瓜洲城外繪有駱駝、黃牛及推車二部。

意功突至，又恃江中有滾江龍之攔，故馬信等一時舟師揚帆吶喊，金鼓震天，惟有標下巡江營都司羅明昇，督兵五百，守談家洲瓜鎮之中，列炮與瓜州柳堤炮臺相對以待之，人督眾環攻，明昇分頭死拒，力戰至炮盡矢絕，全軍覆沒：信撥蔡文守之，乘勝合周全斌師，飄颻大進，悉為攔江壩所阻，不得前。全斌、張亮、陳大勝等，令善泗水者十餘人漾去，斬斷，遂無阻礙：十七日，陳瑞龍督諸鎮，焚奪木浮營三座，長江與共。

《臺灣外紀》畢竟是筆記小說，兩軍交戰情節，描述不免穿鑿附會。按〈長江地理圖〉所繪「攔江纜」、「攔江籬」的外形及所在位置，與小說中所說的和「滾江龍」和「攔江壩」，頗也有幾分相像，但「木浮營」呢？按文敘述，似乎比較像院藏〈平定粵匪圖〉之〈攻破田家鎮收復蕪州圖〉所繪註的「賊攔江船陣」。

(圖五)此外，報告清順治十六年鄭成功(一六二四—一六六二)進攻長江經過的〈江南總督殘揭帖〉也說，



圖九 清 長江地理圖 平圖0208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清 張庭彥畫 平定烏什戰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樹叢間繪有牛、馬、駱駝。

「巡江營哨官」添備「鐵錨」、「木椿」、「浮籐」、「筏纜」，「安置兩層，將江攔阻，使逆賊船舵難行」。足見「攔江纜」、「攔江籐」絕對是長江上的防衛工事，與鄭氏進攻長江亦有絕對性的關連。

〈長江地理圖〉與〈長江江防圖〉皆在瓜洲城外繪有黃牛和駱駝（圖六），前者還在黃牛旁邊加繪推車兩部，究係何意？事實上，在許多清代戰事繪圖中，經常出現拖運火炮的駱駝或黃牛。例如〈平定回疆圖〉（一七六六年，郎世寧等人所繪）〈呼爾滿大捷〉就出現五隻駱駝各自背負一門火炮的畫面。（圖七）同時期的宮廷畫家張廷彥繪製〈平定烏什戰圖〉（一七六四年，派兵攻陷烏什叛軍的歷史寫實畫），也描繪清軍宿營帳篷，樹叢間運送物資的牛、馬、駱駝。（圖八）基於此，本圖所繪黃牛、駱駝，應該也是用來運輸糧草和火炮的。

綜上所述，〈長江地理圖〉既與鄭成功進軍長江息息相關，其為清繪，殆無疑義。（圖九）（註三）

尾聲

清順治十六年，鄭成功、張煌言率水師進入長江，曾一度攻克鎮江、瓜洲、蕪湖，並包圍南京，嗣因清軍調度重兵支援，鄭軍糧援、兵援後繼無力，乃節節敗退，再也無力逆江和清軍對抗。從此以後，巡江營和瓜洲營的軍事價值不再，故清廷也未再在談家洲上重建軍事設施，火炮台等自然也隨之逐漸荒廢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，鴉片戰爭爆發，清廷為加強長江下游防務，在鎮江府焦山東麓設立八座八千斤重的大炮，以守衛焦山和象山一帶航道。目的雖同，但與昔日談家洲之戰馬嘶嘶，情勢風起雲湧，狀況已然迥異。

至於瓜洲，由於地處京杭大運河和長江的交匯點，自古便是聯繫大江南北咽喉的要衝之地，亦多次成爲兵戎相見的古戰場之一。康熙末年，瓜洲和儀真之間浮現北新洲，南岸鎮江府則出現大片沙洲和陸地相連。此時的瓜洲城，竟因江水冲刷，不斷向江中塌陷。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，城東護城堤開始坍陷；到了光緒二十一年

年（一八九五年），瓜洲全城已淪於大江之中！遙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瓜洲城內外，人馬雜遝，比肩迭踵，吾人觀賞〈長江地理圖〉之後，實不勝唏噓！

本文由盧雪燕主筆，「尾聲」出自「故宮明清輿圖資料庫」助理劉欣欣，另感謝黃景彤及許智璋兩位助理協助配圖及資料蒐集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註釋

1. 故宮舊目註為縱八二公分，橫一三五五公分，實有誤，筆者因建置「故宮明清輿圖文獻資料庫」，故重新實際丈量後所得數據略有不同。
2. 參見周維強，〈神威四域，武成永固——康熙朝歐式火炮新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三〇卷第一期，頁一六一—一九四。
3. 馮明珠、林天人主編，〈筆劃千里——院藏古輿圖特展〉之C4〈長江地理圖〉（頁一一—一一三）、林天人主編，〈河嶽海疆——院藏古輿圖特展〉之I-4〈長江地理圖〉（頁八八—八九），皆註此圖為明繪。惟據筆者研究，認為圖應繪於清順治末，康熙初。拙文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〈長江地理圖〉考〉已考出此圖較確切的繪製年代，應在清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至康熙六年（一六六七）之間。（文載《新生學報》第十一期，二〇一三年三月，頁九九—一二六。）